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 柯勒律治文艺理论研究

张玮玮◎著



A STUDY ON S. T. COLERIDGE'S AR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柯勒律治文艺理论研究

**A Study on S. T. Coleridge's Ar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张玮玮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柯勒律治文艺理论研究 / 张玮玮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096-5915-1

I. ①生… II. ①张… III. ①柯勒律治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1772-1834) —文艺理论—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1912 号

组稿编辑: 张永美
责任编辑: 魏晨红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张晓燕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0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5915-1

定 价: 4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生态批评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学批评范式，它是文学批评界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对文学传统中文化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为了追寻生态危机出现的思想和文化根源，生态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重新研究和评价既往文学传统中自然的形象及其呈现方式。它既包括对既往文学传统中自然形象缺失及扭曲的反思，也包括对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的再研究、再发现。自生态批评兴起以来，文学研究界重新挖掘了美国超验主义者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书写”作品，并让 19 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再一次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柯勒律治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同时也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到了当代生态批评研究界的重视。

柯勒律治是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他生活于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折时期，见证了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造成的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与自然的分离。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柯勒律治通常在作品中表现出对自然强烈的生态伦理关怀，并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然而，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他前期诗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然观，而忽略了对他后期的哲学和神学作品中自然观的研究。事实上，尽管柯勒律治后来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神学思辨中，但是对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同样占据了他思考的中心。他始终从神学的层面上追求上帝、人和自然的整体性，并最终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为神学支撑，形成了极具现代意义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柯勒律治还追求文学、哲学和神学等一切知识体系的统一。对身兼文学家和神学家双重身份的柯勒律治来说，艺术和神学的联系尤为紧密、不可分割。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世界的祛魅和

社会的日益世俗化，艺术试图通过向人类再现上帝的创造过程成为神、人和自然之间的调停力量。艺术能够令人类超越物质的束缚，恢复对无限的神性世界的向往，使人意识到与自然世界的亲密联系。因而，在当代生态批评的视域中，以神学为切入点研究柯勒律治的自然观及其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应对生态危机的现实挑战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为此，本书试图全面梳理柯勒律治的诗歌作品和哲学及神学著作，从神学的角度研究柯勒律治的自然观以及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并梳理建立在他的神学自然观基础上的艺术观。为凸显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的独特性和意义，本书还将其与华兹华斯和爱默生进行对比。按照这一思路，本书共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绪论介绍了本书的选题背景、柯勒律治的生平和学术经历，并结合国内外学术界对柯勒律治的研究现状阐明本书的研究意义。从神学的角度对柯勒律治的自然观和艺术观进行研究不仅让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重新评价柯勒律治的地位和价值，揭去贴在他身上的“消极”乃至“反动”的标签。

第一章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反思整个西方文学史，它记录了整个西方文化长期张扬人性、忽视自然的倾向，而直到近代的浪漫主义文学中才出现了具有生态意义的自然观。因此，本章简要回顾西方文学史中自然这一维度的相对缺失以及自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回归，以此凸显出柯勒律治把自然置于诗歌创作及诗学和哲学思辨的中心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追溯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论、自然观和艺术观的形成背景。首先，柯勒律治生活于人类工业时代的早期，面对的是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工具理性对自然的不断分割。但是，一系列的个人经历却让他意识到无论自然本身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成为柯勒律治追求有机整体自然观的背后动因。其次，柯勒律治成长于英国机械论哲学的背景之中，因而他早年也受到英国机械论哲学的影响。但是，随着柯勒律治游学德国，他接受了以康德和谢林哲学为代表的德国有机论自然观，为他对自然有机整体性的感知提供了哲学依据。然而，德国自

然哲学中混淆上帝与自然的泛神论思想却不能令他接受，所以他最终依靠传统基督教的“三一论”形成了自己的有机整体自然观。再次，柯勒律治也深受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面对工业革命后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精神自身的分裂，以谢林、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把文学视为弥合上述分裂的力量。他们对文学的这一认识对柯勒律治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章论述柯勒律治的“三一论”神学观和他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柯勒律治的神学立场经历了从泛神论向“三一论”的转变。他早年追随大卫·哈特利的上帝“一位论”，接受了他的泛神论思想。在泛神论的影响下，柯勒律治把人和自然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把自然本身视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尽管这令他摆脱了机械论哲学对自然的分割，但泛神论自然观不但混淆了自然和上帝，还忽略了整体与个体的关系及人类心灵的自由，所以柯勒律治转向了“三一论”。他结合德国自然哲学思想对基督教传统的“三位一体”教义进行了改造，确立了上帝与自然的创造关系，并使得“三位一体”中“多样性的统一”的存在模式成为其他一切整体的原型。自然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产物，不是任何机械般的存在，而是以整体为前提，兼具整体与个体，并永远处于动态生成过程中的有机整体。同时，人和自然也共存于上帝创造的有机整体之中。虽然人类因为具有理性而获得居于自然之上的优先地位，但是自然作为上帝的象征能够不断地向人类传达上帝的启示，成为人类心灵在寻找整体过程中的友伴。

第四章系统梳理柯勒律治以自然为中心的神学自然论艺术观。从上帝创造的角度看，包括人和自然在内的一切事物都存在于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中。但是，工业和科技却让一切都陷入了分离。在世界日益祛魅、神学日渐式微的时代，柯勒律治认为艺术能够再现上帝创造自然的过程，让人类重新恢复与上帝和自然的联系。在他看来，艺术通过对“有生气的自然”的模仿，实现了人的主观世界和外部自然的结合，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媒介物”和“协调者”。他把天才与上帝相提并论，把艺术家的想象视为上帝创造能力的类比，并且认为天才遵循着与上帝创造自然相同的极性法则，因此天才通过想象创造出的是与上帝造物一样的有机体，并最终通过艺术中的象征表现出

来。象征以自己物质的形式向人类传达精神的永恒存在，并向人类展现上帝创造的有机整体。在艺术的象征中，上帝、人和自然重新统一为一体。

第五章对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和艺术观进行对比研究。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因为合作出版《抒情歌谣集》被并称为“湖畔诗人”，所以文学研究者经常忽视他们的区别。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从宗教立场到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再到对诗歌的看法都存在着根本分歧，并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分道扬镳。华兹华斯作为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存在于自然之中，使自然成为整体，人类心灵也应当主动回归自然，接受自然的引导。因此，诗歌应当使用真正自然的语言，保留对自然的感情，忠于自然的对象，以增强人类在自然中感知愉悦的能力。然而，柯勒律治通过“三一论”创造观赋予心灵之于自然的优先性，指责华兹华斯将心灵置于对自然的服从地位，并且主张诗歌的任务在于通过艺术家的创造力摆脱对自然外在形式的依赖，再现“自然的精神”，实现对人和自然的调和。本书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将凸显二人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第六章研究柯勒律治的神学自然论的艺术观对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柯勒律治的思想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为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者提供了超验主义运动的思想框架。超验主义者继承了柯勒律治对理性的看法和象征主义的自然观，把理性视为一种可以感知到上帝的超验能力，自然作为上帝的象征能够不断引导人接近上帝。同时，他们也极大地借鉴了柯勒律治的艺术观，相信艺术在调和神、人、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但是，较之柯勒律治，爱默生对自然的態度更为坚定，更强调自然作为上帝启示的价值，弱化了柯勒律治对《圣经》启示的敬重，并且从神学思想中引申出了“自助”思想，成为美国文化的独特标记。

第七章将在当代生态神学和生态批评的视域中评价柯勒律治神学自然观及其艺术观的价值与局限。柯勒律治始终追求宇宙的有机整体性，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联系，已经包含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雏形，可以成为当代生态哲学所倡导的生态整体论的思想资源。他还主张尊重和敬畏自然，这对现代人扭转人与自然的对立的态度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他强调人应当摆脱物质的束缚，追求更高的精神信仰，有助于现代人摆脱精神的困境。最

后，柯勒律治坚信艺术在调和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价值，也将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发挥艺术在改进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作用。当然，柯勒律治把人和自然真正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宗教和艺术，忽略了人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才是最终实现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决定性因素，并且他在基督教文化中提出的神学自然观也与东方文化存在一定的隔阂。因此，应当批判地继承他思想中有价值的方面，并以此为契机发掘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生态思想来应对现实的生态问题。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背景	1
第二节 柯勒律治生平及著述简介	3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6
第四节 研究意义	16
第一章 西方文学中自然的位置	19
第一节 西方文学人文传统中自然的缺失	19
第二节 田园文学中“自然”的辨析	27
第三节 浪漫主义文学中自然的回归	30
第二章 柯勒律治自然观的形成背景	35
第一节 社会历史背景	35
第二节 哲学背景	39
第三节 文学背景	46
第四节 自然科学背景	51
第五节 宗教背景	55
第三章 柯勒律治的“三一论”神学与有机整体自然观	60
第一节 从泛神论向“三一论”的转变	60
第二节 “三一论”神学观与有机整体自然观的形成	69
第三节 自然的有机整体性	75
第四节 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	82

第四章 柯勒律治的神学自然论艺术观	94
第一节 艺术本质论——论“模仿”	95
第二节 艺术主体论——论天才	101
第三节 艺术创造论——论想象	109
第四节 艺术表现论——论象征	119
第五章 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自然观和艺术观的比较研究	127
第一节 从“共生”到分裂	127
第二节 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神学自然观的分歧	132
第三节 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艺术观的分歧	138
第六章 柯勒律治对以爱默生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	145
第一节 柯勒律治与美国超验主义的兴起	145
第二节 爱默生对柯勒律治思想的同化和吸收	148
第三节 爱默生与柯勒律治思想的差异	156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160
第一节 结论	160
第二节 启示	165
参考文献	170
后记	183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

20 世纪后半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陷入空前紧张的境地。哲学、神学、伦理学、文学等诸多文化领域的学者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反思，追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在这场反思中，人们发现，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其教义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对待人和自然的态度，因而对于现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历史文化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对基督教率先发难。1967 年，他发表题为《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的论文，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基督教。怀特认为，基督教的创造观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不仅确立了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将人对自然的利用视为上帝的旨意，成为人类无度剥削和利用自然的思想基础。怀特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重估基督教的思想运动。同时，它作为来自基督教外部的指责，也促使神学家从基督教内部对基督教神学进行自我反思。面对怀特等对基督教作为生态危机思想根源的指责，当代神学家也承认，基督教的教义应当对生态危机的产生负有责任。德国著名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Jürgen Moltmann）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危机是从西方现代工业国家开始的，而这些国家都是在基督教形成的文明中生长起来，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基督教信仰在生态危机形成中的历史作用。他承认“欧

洲和美国西方教会的基督教所坚持的创造信仰，对今日世界危机不是毫无责任的”^①，并且认为“生态危机……并非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坚持的那样，仅仅是‘道德危机’，却是一场更根本的危机，即西方人所信赖的宗教本身的危机。”^②

鉴于基督教在塑造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中的重要影响，我们同样可以认为，对于一切倡导人和自然和谐的基督教神学观的合理借鉴或对现代人重新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应对现实的生态危机产生积极的影响。事实上，虽然从上帝的创造过程解读出人类对自然的掌控是西方神学的主流，但并非历史上一切基督教神学理论都主张人和自然的对立。回顾整个西方文明史，浪漫主义时期即是一个例外，是值得我们重点借鉴和总结的时期。因为浪漫主义时期是一个神学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就其产生的背景和使用的资源来看，浪漫主义“无疑是当时欧洲宗教文化社会的自然产物，其立意和旨归都深受基督教思想精神的熏陶与感染”，其主要特点则正是“突出基督宗教之圣爱精神来与传统的理性原则相抗衡”。^③另外，浪漫主义时期处于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折点上，见证着工业和科技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巨大改变。因而浪漫主义者通常倡导一种整体自然观，并对自然表现出强烈的生态伦理关怀。所以，浪漫主义时期的神学思想对于日益受困于生态问题的现代人具有特别的借鉴意义。

柯勒律治就是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杰出代表。他既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声誉卓著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其中，神学在柯勒律治的整个思想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神学既是他思考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他思想的最终归宿。正是通过神学的视野，柯勒律治实现了他对一切事物的有机整体性的追求，他不仅把自然视为有机的整体，还实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同时，柯勒律治还追求文学、哲学和神学等一切知识体系的统一。对他来说，艺术和神学的联系尤为紧密。工业革命后，面对工业和科技对自然的分割以及世界的日益祛魅，柯勒律治相信艺术能够通过艺术

①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页。

② Jürgen Moltmann. *The Destruction and Healing of the Earth: Ecology and the Theology*. 见杨慧林：《当代神学的生态关注：两种神学进路的对比和启发》，《长江学术》2008年第2期。

③ 卓新平：《基督宗教与欧洲浪漫主义》（上），《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家再现上帝创造的有机整体让人类重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因而，对柯勒律治的神学自然观以及神学自然论艺术观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反思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重建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

第二节 柯勒律治生平及著述简介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曾与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罗伯特·骚塞 (Robert Southey) 并称为“湖畔诗人”，是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和神学家。

1772年，柯勒律治出生于英格兰德文郡一个小乡村的牧师家庭。在他九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于是他被亲戚送到伦敦的一所基督慈善学校就读。尽管这里对于年幼的柯勒律治来说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柯勒律治有机会阅读了包括哲学、神学在内的大量书籍，并显现出过人的天赋。

1791年10月，柯勒律治进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神学和古典文学。在剑桥学习期间，年轻的柯勒律治对政治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阅读了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威廉·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等的政治著作，并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表现出强烈的同情。当时的剑桥是英国激进政治的中心，汇集了大卫·哈特利 (David Hartley)、约瑟夫·普莱斯特利 (Joseph Priestley) 等激进政治的代表人物。柯勒律治在接受他们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上帝一位论宗教观。所以，柯勒律治早年的宗教观与他的政治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1794年，柯勒律治在与友人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罗伯特·骚塞，两人由于共同的诗歌和政治旨趣一见如故。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教和政治理想，他们甚至商议要在美洲大陆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大同世界”。这一乌托邦计划却在一年之后因为骚塞离开英国前往里斯本而正式宣告“流产”，二人的友谊也因此逐渐走向破裂。

1795年，柯勒律治在布里斯托结识了另外一位对他的人生和事业产生重

大影响的朋友——华兹华斯。政治理想幻灭之后，柯勒律治全家移居萨默塞特郡的内瑟·斯托威（Nether Stowey），与华兹华斯兄妹的居住地只相隔三英里，因此拉开了与华兹华斯密切合作的序幕。他时常与华兹华斯兄妹一起散步，讨论他们的文学计划。为了实现去德国学习文学和哲学的愿望，他们在1798年9月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此书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诞生的标志。在华兹华斯的鼓励下，柯勒律治展现出非凡的诗歌才华。与华兹华斯交往最密切的这段时间，也是他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风瑟》（*The Eolian Harp*）、《午夜之霜》（*Frost at Midnight*）、《这椽树凉亭——我的牢房》（*This Lime-Tree Bower My Prison*）等一系列对话诗以及被收录进《抒情歌谣集》的《老水手行》^①（*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克丽斯德蓓》（*Christabel*）的第一部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这些诗歌大都以自然事物为主题，体现了柯勒律治在泛神论阶段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

《抒情歌谣集》刚一出版，柯勒律治便与华兹华斯兄妹一起启程前往德国。抵达德国后，他先在拉策堡（Ratzeburg）学习德语，后来前往德国哲学的重镇——哥廷根大学学习德国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在德国的学习经历成为柯勒律治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自1799年7月返回英国后，他逐渐从诗歌创作中撤离转而投身于文学批评、哲学和神学的思辨中，其宗教立场也逐步完成从泛神论向“三一论”的转变。对于柯勒律治来说，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文学、哲学还是科学都是对基督教真理的证明。所以，柯勒律治后期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想都体现着他对神学的关切。

为重新恢复事业，柯勒律治在1807年夏天着手创办《朋友》（*The Friend*）杂志。截至1810年春天，他克服重重困难，以一己之力出版期刊超过28期。其中发表的文章在1812年被结集出版，并在六年之后被重新修订扩充为三卷本。虽然这是一本哲学杂志，但它致力于透过日常经验和混乱的社会、政治生活去思考哲学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柯勒律治从日常生活中寻求超验的努力。

1808~1819年，柯勒律治在伦敦陆续发表了以“诗歌与趣味的原则”

^① 另一种更为常见的译法为《古舟子咏》。本书因为采用了杨德豫先生的译文，故遵循杨先生的译法将其译为《老水手行》。

(*Poetry and the Principles of Taste*)、莎士比亚及弥尔顿为题的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被后人收录在《文学遗产》(*Literature Remains*)和《1808~1819:文学讲座》(*Lecture 1808-1819: On Literature*)等文集中。同时,在与华兹华斯亲密合作之后,柯勒律治发现自己与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存在严重分歧。他从华兹华斯的自传体诗歌《序曲》(*The Prelude*)展开了对华兹华斯诗歌的批评,进而论述了他自己作为诗人的原则和实践,准备将其当作自己诗歌集的序言。这一序言最终发展成《文学生涯》(*Biographia Literaria*),并在1817年出版。可以说,这些著作集中了柯勒律治文学批评的精华。他的想象理论、文学的有机观等都对后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些都是他的神学观点作为支撑。

除此以外,柯勒律治写作和出版了一系列以神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1816年12月,他出版了《政治家手册》(*The Statesman's Manual*)。一年之后,第二版《政治家手册》以《平信徒布道》(*A Lay Sermon*)为名重新问世。它以社会的中上层为对象,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宗教解决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必要性的强调。

后来,受格拉斯哥雷顿(Archbishop Robert Leighton)大主教著作的启发,柯勒律治于1825年出版了《沉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此书中,柯勒律治主要思考了人的精神提升和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政治家手册》类似,此书在刚出版时也并未引起关注。但随后影响力逐步增大,甚至在19世纪后期成为柯勒律治最受欢迎的非诗歌作品。由于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的强力推介,此书被引入美国,并在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对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829年,柯勒律治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论教会和国家的构成》(*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问世,确立了柯勒律治作为声名卓著的保守派英国国教思想家的地位。

1816年4月,柯勒律治为寻求外科医生詹姆斯·吉尔曼(James Gillman)的帮助戒除毒瘾,移居位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Highgate)。直到1834年7月25日逝世,柯勒律治一直居住于此。1822年春天,他开始为决心致力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开设名为“星期四之夜”的讲座,内容涉及逻辑学、修辞学、

哲学和神学等。柯勒律治见地深刻的讲述吸引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路德维格·蒂克(Johann Ludwig Tieck)、加布里尔·罗塞蒂(Gabriele Rossetti)、菲尼莫·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慕名而来的大批听众。柯勒律治也因此被尊称为“海格特圣人”。他的侄子亨利·尼尔森·柯勒律治(Henry Nelson Coleridge)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并在他去世之后以《席间漫谈》(*Table Talk*)为题结集出版。除了公开出版的著作,他还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未经出版的手稿,后人对柯勒律治的笔记、书信和边注等文学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处于进行中。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柯勒律治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一度备受争议,既有公开指责,也有热情赞美。但是整体而言,柯勒律治因其思想富于现代性和前瞻性而越来越受到评论界的肯定。而且,他思考问题的丰富性和包容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从各自不同的领域对他进行研究。目前,国外对柯勒律治的研究领域涉及生平传记研究、影响研究(包括柏拉图、德国古典哲学对柯勒律治的影响及柯勒律治对后世的影响)、文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研究、宗教思想研究、政治思想研究、自然科学观研究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层出不穷,远远超出本书所能容纳的范围。因此,本书将以“神学”、“自然”和“艺术”为关键词,对与本书主题相关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需要注意的是,柯勒律治的文学、哲学和神学思想常常交织在一起,所以许多研究成果都有所交叉和重叠。

第一,对柯勒律治神学思想的研究。柯勒律治的文学、诗学和哲学最终都在他的宗教思想中汇集,因此对柯勒律治宗教思想的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约翰·缪尔海德(John Muirhead)所著的《作为哲学家的柯勒律治》

(*Coleridge as Philosopher*) 虽然以柯勒律治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其中一章专门论述柯勒律治的宗教思想,并且深刻地指出“我们能够感觉柯勒律治的整个哲学是一种宗教的哲学”。^① 詹姆斯·博尔杰 (James Boulger) 是全面把握柯勒律治宗教哲学的开拓者。他在《作为宗教思想家的柯勒律治》(*Coleridge as Religious Thinker*)^② 一书中对柯勒律治宗教思想的发展进行了历时性梳理,并对柯勒律治的宗教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博尔杰认为,柯勒律治的神学昭示着后来存在主义神学的诞生,并对现代基督教护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托马斯·麦克法兰 (Thomas McFarland) 在《柯勒律治与泛神论传统》(*Coleridge and the Pantheist Tradition*)^③ 中指明,历史上有关泛神论的分歧是有关哲学研究的起点是物质还是心灵的本体论争论。柯勒律治在两种哲学体系中逐渐疏远前者而靠近后者,并最终依靠基督教的“三一论”解决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麦克法兰的著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柯勒律治研究的权威和经典。1969年,罗伯特·巴斯 (J. Robert Barth) 在《柯勒律治与基督教教义》(*Coleridge and Christian Doctrine*)^④ 一书中对柯勒律治有关信仰、原罪、救赎、“三位一体”等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探讨了柯勒律治与当代神学思潮之间的关联。另外,海德利 (Douglas Hedley) 所著的《柯勒律治、哲学和宗教——沉思之助和精神之镜》(*Coleridg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ids to Reflection and the Mirror of the Spirit*)^⑤ 将柯勒律治与德国哲学亲密接触的动机追溯到英国18~19世纪有关上帝一位论和“三一论”的争论,重新确立了柯勒律治作为宗教思想家的地位和当代神学反思的重要源头。

第二,对柯勒律治自然观的研究。相对于柯勒律治神学思想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专门对柯勒律治自然观的研究专著相对较少。原因在于许多学者认为在柯勒律治停止自然诗歌的创作之后,他对自然的兴趣就停止了,从而

① John Muirhead. *Coleridge as Philosopher*.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0, p. 217.

② James Boulger. *Coleridge as Religious Thin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③ Thomas, McFarland. *Coleridge and the Pantheist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④ J. Robert Barth. *Coleridge and Christian Doctr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⑤ Douglas Hedley. *Coleridg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id to Reflection and the Mirror of the Spiri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